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獻集卷八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原任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俞成鰊

清獻集卷八　宋　杜範　撰

奏劄

殿院奏事第一劄

臣至愚極陋偶值明時躐登朝列已嘗冒應耳目之寄輒忤上宰至勞陛下委曲調護臣凜不自安屢控詞請聖朝寛大緩其罪斥遷貳奉常尋長祕府又進之經筵其濫恩倖位未有甚於此者臣退省震懼方欲俟邊報

稍緩即申前請今又復以向所負芒之地陞其職而畀之臣固辭不獲命黽勉就列嘗懼然以思中夜不寐不知疎遠小臣何以上簡睿知若此豈以臣樸無他腸行絶私比而其狂直之言尚有可取者耶抑以臣選愞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備數耶若以狂直之言為可取臣敢不勉蹈自効以報隆恩如以為易於調護則臣向也執守不固已為親擢之羞今更不務飭厲而脂韋苟祿則臣之罪大矣臣實不敢臣竊謂自昔人主之於諍臣

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踈而逺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也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天下想望風采未幾而有回護調停之弊其所彈擊多牽制而不行其所行者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非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至於所論便宜則但有報可之虛文曾無施行之實事甚者不惟不見之施行亦且不聞於報可殆無異於班行之輪對何有於臺諫之開陳且其行於外廷者每加節

貼而文理不全或至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駭疑縱使惟上意之禀承豈無中間之曖昧恐非清朝之令典徒虧大道之公行不意聖明之時而其相仍之弊一至此極也陛下以為言不可用則疎而遠之亦可矣而又從而超遷之有不數月而出臺者有出未幾而復入者其出也不為從臣必為卿貳其入也又因舊職而陞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於朝廷之紀綱設官初意夫豈若此陛下惟知崇

獎臺諫之為盛德而不知沮抑直言之為弊政也抑其言而獎其身則是外飾好諫之名而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名而可以蓋其實者哉方今邊氛甚惡國事孔艱可謂危急存亡之秋正陛下虛心求言屈已從諫之日臣愚欲望陛下恢張聖慮明目達聰黜私意以開忠直之路察邇言以防蔽欺之姦凡臺諫之所奏陳亟降付外廷與二三大臣詳議而亟施行之凡向來回護調停之習節貼易寫之弊一切革去或其所論未盡事

宜所彈未合公議即乞明正其罪輕者左遷重者貶斥使是非昭白黜陟彰明其於朝廷之政誠非小補取進

止

第二劄

臣恭惟陛下纘承丕緒乂安海寓而兩年之間干戈日尋境土日蹙自去歲敵人南犯興沔破陷均房蕩析隨棗覆没光信震驚今歲之夏襄城重鎮鞠為盜區歷秋而冬樊城不守荆郢相繼委棄荆襄諸郡十亡其九未

幾而敵由大安入閬果分三路以破成都遣四散以焚郡邑骸骨壅川肝腦塗地西蜀諸路四失其三彼方據建瓴之勢我日有解瓦之憂夔峽單薄江陵孤危雖聞已退之師寧保不測之計聞劉傑之所報謂其一旦抽去重兵意圖他路攻入湖之南北與蜀道通或有為之嚮導者出我不備擣我腹心陛下其將何以為計又況兩淮諸郡處處受敵史嵩之蔽於和議而且肆為誕欺趙葵守備雖嚴而亦先為畏怯陳韡事權不專兵少財

之雖有忠赤而難以展布江面無備一葦可航萬一有數百騎浮江而南突入内地陛下又將何以為計高宗皇帝固亦備嘗險阻艱難矣今之時非曩時比也其時東南之力尚彊今已竭矣三軍之心尚一今則離矣百姓群黎方望治今皆思亂矣陛下亦嘗憂及此乎臣每惕然而思凛然而懼其憂痛之懷不能一朝居也以臣區區之忠而竊料陛下聖慮思祖宗付託之重念生靈塗炭之苦其必宵衣旰食念之不遑也其必悔過自咎之

甚切也其必側身修行之弗怠也其必卧薪嘗膽之如越也其必向師而哭之如秦也咸仰惟新之政期以感動人心興作士氣自聞蜀破之後已一月矣而上下苟安如平時而或者之言謂陛下臨朝聽政則斂容憂思至退朝暇食則歎美之言交進而艱虞之意已忘至有妄為之說謂昨者誤聞蜀師捷報陛下幕帟張燈俾晝作夜此等謗言固無足信然所以致謗抑豈無由且登元老而居上相海內顒顒以望興復而蓄縮畏懦畧無

施行朝紳之危言激論日聞而廟堂之玩歲愒日自若想其懲創往事專為幽重之規模而不知已廹危機徒重他時之痛悔臣嘗得近日合臺之所奏而讀之又得朝臣之輪對而讀之其間忠懇之誠剴切之論豈無當今可行之策借曰易置淮帥重事也如一路之監司當自朝廷選差亦何憚而不敢借曰合帥江淮重事也如鄂渚置帥公安置屯亦何憚而不為借曰估籍贓吏令已後時若諭藏鏹之家借助邊之費似非虐政借曰嚴

核軍實昔巳生事若出無用之宫女省冗員之閹宦似亦易行如痛下罪巳之詔非若財用之難辦也痛節浮泛之費非若邊需之難省也不知何乃優游卒歲使人觖望若此此臣所未諭也臣愚欲望陛下赫然奮怒斷自宸衷毋溺於左右之近諛毋玩於曩昔之天幸明諭大臣强勉有為革去蠧習凡不關於安危社稷之故者一切緩之毋以惑亂聰明凡有司所當奉職者一切付之毋以妨害大政如臣前所陳數端與執政大臣詳議

斟酌亟賜施行則天下之事未有弱而不可强削而不可振者惟陛下留意焉取進止

貼黄

臣竊覩黄牓措置兩界會子永遠行用自來年二月為始斷欲作七百七十行使違者官吏百姓鐫罷黥籍以臣愚見觀之永遠行用猶不保其後若必欲强以七百七十之價斷不可行臣居台州昨歳會天麟為本路提舉行秤提之法甚嚴本州近奉承甚謹而

州縣暴吏乗勢作威一郡騷然市肆皆閉初無益於秤提而徒以飽官吏之貪天麟近相繼罷去臣是以知此令不可行也以片幅之紙使人以錢鏹視之為世所貴重也今楮券之出視昔不知其幾十倍矣欲壓以威力而强貴重之萬無是理此令一行則人惟有懼罪而不敢用則楮為棄物矣至於乗時射利之徒以全楮取質贖產貧富相讐禍釁滋起或楮價暗折物價顯增軍人無聊變生不測此時易令則已晚矣

不知廟堂每事謹重而此一事所關甚大何乃輕易若此今黄榜已出傳布四方誠難遽改臣欲望陛下明諭大臣再出曉示令取贖者照元所用錢楮取贖不得强抑生事且以安人心此至不可緩者也仍令監司曉暢楮券利病者使之自擇其屬置局講究求其的當經久可用之策俟邊事稍靖即與施行庶可變通以寛國用若只以今來黄榜所行恐其失信執而不改則無益而有害其折閱必有甚於今日者惟

陛下亟圖之

論災異劄子

臣聞周宣王之中興序雲漢之詩者美之曰遇災而懼側身脩行又曰百姓見憂夫天以災變警戒人主其玩視而不知畏者固亂亡之道苟知畏矣惟恐懼貶抑而不能脩省於躬行厲飭於政事則雖有隱憂百姓將何見焉欲以感悅人心興復治功其道無由也臣讀國史竊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春正月雷發非時而雨雪繼

之殿中侍御史陳俊卿進言謂魯隱公八年再有大異
孔子謹而書之震雷陽也雨雪陰也意者陽不能制陰
故陰出而為害以類推之是敵人窺伺中國臣下玩習
威權之象也可不懼乎迺者立春之三日雷震連夕而
繼以大雪陛下惕然祗畏寢稱觴之儀罷垂拱之宴一
念所格轉陰為晴自天基誕節雲翳豁開數日以來天
宇清宴天之仁愛陛下可謂甚至蓋以易感之機而開
陛下非以可喜之祥而怠陛下也陛下亦嘗以陳俊卿

之言思之否乎夫天秉陽君德也洩以非時而使陰慝之氣出而乘之陵暴肆虐紛不可止則代天職而為天之子者亦盍知所以自警矣徒曰恐懼貶抑而已而不思振厲奮發以昭布剛德以整飭弊事則是有負於上天示戒之意而不足以動百姓見憂之喜治亂安危實分於此夫外而敵人内而臣下皆應類也方今敵勢縱橫蹂躪荆蜀所至殘毒蕩無噍類江面震驚旦暮凜凜固不止於敵人窺伺而已督視之遣中外想望而費不

預備行且滯留而所辟幕屬未厭物論若為規畫已啟玩輕臣恐陽未足以制陰也欲望陛下亟降御筆諭之倍道疾馳以戀荆湖軍民之望廣其聽納以來智謀審其事宜以謹號令詳其體訪以别能否嚴其誅賞以示勸懲使風采可畏愛而將士咸盡死力則可以坐收攘却之功而寛西北之憂矣下之事上分也今也上之體已沮格而輒變將帥驕蹇而難馭士卒怨懟而易叛積輕下之分莫守權綱不振多抑法而濫恩命令方須

强無可使之勢尾大有不掉之憂固不止臣下玩習而
已廟堂之上惟事覆護殆類掩耳而盜鈴志在苟安何
異惜莠而害稼臣恐陽未足以制陰也欲望陛下法天
剛健行以夬決謹審於未發之初堅守於既行之後彰
善而癉惡以植風聲信賞而必罰以昭意向則綱紀振明
觀聽一新而率作興事矣至於宮掖之間謂之非陰類
不可也事關禁密固非外庭所能悉之臣得之傳聞謂
女謁之根尚固而宦寺之權或行以陛下聖智固非此

輩所能敵惑然易狎難制漸不可長臣願陛下日召二三大臣與夫經筵講讀之彥從容吁咈講明當今急務而汲汲施行之玉堂夜直以備顧問此祖宗舊典曠廢已久亦宜時賜宣召以裨聰明庶幾見士大夫之時多接宦妾之時少志慮清明緝熙日益以為消變召和之本此尤不可不加之意也陛下誠以是三者深思而力行之則遇災而懼非徒有懼之之名側行修行而皆有修之之實令出而衆聽孚本强而外患弭則無愧於内修外

攙之道而中興之功可以度越周宣矣臣不勝惓惓

便民五事奏劉知寧國府

臣識劣愚陋曩誤睿知拔自冗曹置之華近將以收其一得之愚而臣顧方命薄寵過災生抗疏丐歸投閑里舍弗敢復覬榮禄迺蒙皇帝陛下念爲簪履舊物未忍棄捐强畀郡寄臣雖不肖蒙被君父軫録之恩亦思自効願聖朝牧養小民保障一方庶幾圖報萬分之一是以不敢終辭顧宛陵爲郡内拱行都外聯江面山土磽瘠物

產罕出民俗樸愿訟獄簡稀素為江左佳郡自近以來水潦荐臻圩田無收稅籍散亡苗賦失陷版曹總漕之積逋無可輸解姦胥悍卒之肆害莫或誰何臣初領郡符但見上司之差人淮民之流徙充塞旁午問其帑藏則帑藏空竭無一月之聚糧問其市井則市井蕭條無一錢之貿易告糴無所人多菜色旱暵彌時種不入土臣職思其憂朝圖夕慮極力撫摩幸蒙公朝不拘以文法許裁撥上供米斛以充軍食繼請于監司發常平倉

米按户濟糶既而雨澤應禱富人啟廩數月以來始稍成城市氣象然而衆弊因仍未易毛舉臣與此郡寓貴及諸寮屬士民商確其精切可行無損於國而有便於民者條列以獻一曰楮多銅乏之為患而上供當用全楮二曰流民充斥之可虞而不可偏聚一郡三曰兩邑版籍之不明而經界所當脩復此三者皆目前之急不可不亟為之圖者也四曰城下置務之非便而徙于城子五曰兩縣置寨之無益而欲改置西尉此二者則永

久之利不可不以次而行者也若夫脩築城郭訓練郡兵申嚴保伍倡率義役此則臣所當自任其責已一面分委僚屬次第舉行不敢縷瀆宸聽仰惟陛下加惠元元究心民瘼視遠如近而況此郡越在向服者乎然臣所陳五事實非苟焉以塞詔旨惟陛下垂意採擇千里幸甚

一所謂銅之楮多之為患而上供當用全楮者以銅楮並行其來已久朝之給賜州縣之上供民間之

入納並用半錢半楮是固不易之法也然自近歲
楮券日輕銅錢日少上下交以為病而惟此郡為
甚蓋江浙諸州多是水道可通商旅湊集尚有銅
錢相為交易寧國所管六縣皆斗絶山谷間全無
物産可與他郡貿遷富商大賈足跡罕至銅錢一
出不可復返故至於今見錢絶稀應官府與民間
所用僅有一色楮券而已切計本郡上供三分為數
總三十五萬緡嘉定十七年前守臣因諸縣請用

全楮奏之於朝特蒙報可朝旨一頒邦人鼓舞行之二十有三年矣去歲司國計者不知顛末忽再降錢會中半之命於是守臣爭之不能得僅許用三分見錢七分會子其所從得大致狼狽每遇輸納折帛之時持券求錢茫無所售貴家豪族有少藏鏹則低價以買之彼但欲得錢以應官不復計價值之何若楮幣折閱日甚一日職此之由初夏領郡時楮劵猶每道兑得二百六十一從折帛開

揚幾減三之一近因諸官民户有請於三分見錢
内願以楮劵三道折作銅錢一緡臣以其說頗可
施行遂為申請已蒙廟堂劄付本郡從申迄未見
户部明文行下豈猶冀本郡之解發見鏹耶臣之
愚計以為三劵而折一緡特寛一時之急爾然細
惟鄙狹殊非損上益下之道况楮之為用上以為
重則下莫敢輕上苟輕之則何怪乎下之不以為
重哉今此郡之人不過以楮劵之價低銅錢之難

得故以三折一不以為難萬一異時楮價如舊而
貪官汙吏仍責其以三折一豈不為此郡無窮之
害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勑旨令此郡照嘉定十
七年所行用全會輸納上供折帛行下戶部及總
司永為定式庶幾千里疲氓仰戴陛下如天之施
無窮已所損者小所利者大一邦幸甚
一所謂流民充斥之可虞而當散處諸郡者夫邊烽
未徹淮甸清野淮民避兵扶老携幼渡江而南無

處數十百萬朝廷屢降指揮俾州縣守令任責區
處居以空閑官舍及寺觀而時給散其錢米勿令
失所彼其脫放萬死之中流離奔迸朝不謀夕實
為可憫稍有人心者誰忍坐視其殍死而不之恤
乎然流民固當處也而非一郡所能自處也蓋邊
江諸郡東則為建康為太平為池近裏則為廣德
為寧國為徽為饒西則為江為興國近裏則為豫
為吉為瑞為袁方今所至州郡事力單弱苟一郡

先有賑濟之恩居處之安則紛至沓來不惟無地以容且亦無糧以繼彼此相視莫適為謀而况逃卒雜襲其間持弓挾矢帶甲荷戈内地之民非所慣見視同盜賊閉門逃竄者有之聚衆捍禦者有之而凶悍之徒因以啟其不肖之心剽掠財物驅襲牛羊焚燒廬舍甚者至有將為攻刼城郭之謀如廣德之建平與本郡之城外皆因衆聚罹害矣旋得制司遣兵彈壓及本郡亦嘗隨宜賑給僅僅

無事深慮流傳浸廣居民皇惑彼此相挻激成巨
變不知何以處之是故江北之人流徙失業而遂
嫁禍於江南也臣愚妄謂合行下督制府亟為區
晝擇其強壯可用者招刺為兵老弱者分往諸郡
各從督制府給據凡江東西諸郡每郡各撥若干
人俾散處諸縣寺觀或空閑官舍或與富人力作
能自營衣食者聽其營生不能者官與量給俟來
春敵騎既退復歸故里蓋強壯者招以為兵則可

增今日江防之固老弱者散處諸郡則可免聚衆生事之憂計無便於此不然置之勿恤則以其等死之心或者姦雄如李特之流起於其中收而用之其貽宵旰之憂甫深爾願亟加之慮

一所謂兩縣版籍之不明而經界所當脩復者蓋為州縣莫先於明版籍版籍明則賦役均賦役均則刑法省此實上下公私之所同利也本府所管南陵涇川兩邑人物繁夥財賦浩穰最號壯縣異日

遭洪水鬱攸之變百年版籍一旦散失殆盡為令者不能即時脩復因循以至於今於是若催科若差役悉受成於姦胥之手而公與私交病矣何者貴家豪户所管常賦重賂鄉胥或指為坍江逃閣或詭寄外縣名籍雖田連阡陌輸稅既少役且不及村疃小民僅有田園不能賂吏則額外橫斂重催日納又為上户承當重役每一遇役次則訟牒紛然吏執（原缺三字）高下其手惟賄是視雖有嚴明

之令亦漫不能考非不能也無所稽據而不可考也是以兩邑之民富者愈富而陵駕府縣貧者愈貧而旋致流離令之貪汙者反緣此漁取席捲自豐囊橐上供苗稅平白欠折監司州郡付之無可奈何儻非為之修復經界則其害未可窮已前此令之稍有才力者亦屢以請于州郡但豪民擅利為日已久非其所樂多為說以阻閼之尋復中止若非朝旨行下安能迄于有成臣愚欲乞聖旨劄

下本府或別差官或止委兩邑令佐專任修復經
界之責假以事權優以歲月俟其辦集則從本府
保明申奏重加旌賞不過期月之勞而可為兩邑
無窮之利亦何憚而不為耶
一所謂城下置務之非便而從于城子者蓋征商有
額以佐國用固未易蠲以予民要須權其地利之
遠近利害之多少則或罷或存始無後患本府宣
城縣舊置五場曰林遷曰符裏曰水陽曰城子曰

城下各置吏征取無藝前守臣袁某建請于朝省罷其四止留城下一務夫存其一而罷其四固是也但當時考之不詳議之不熟而存城下一場則未為盡善蓋本府僻處山谷無物產與諸處貿易臣已嘗言於前矣今城下一務歲以三萬緡為額往往只取之小夫負販市井行鋪蔬菜魚肉錙銖之入而已樂歲民物氣象寬紓尚難趣辦一遇凶歲則市井蕭條百物不至趣額不及郡迫之務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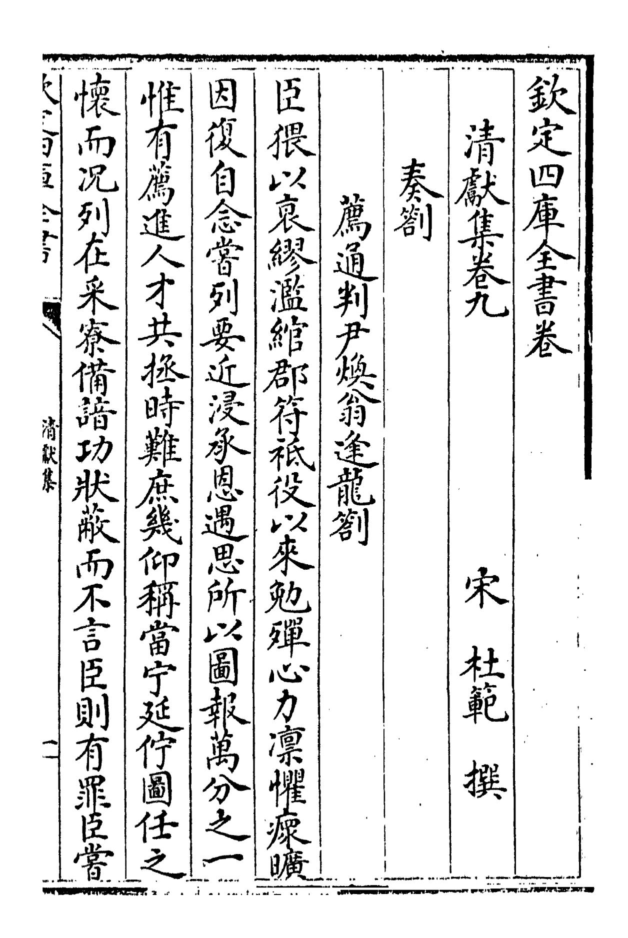
迫之專攔道路之攔截攘奪無所不有不幾為穽於國中乎惟城子一處舟車粗通春夏水漲則有竹木桴筏由此而出大舶小艘相銜不絕於以置場征稅非惟商賈樂輸而官額易趂兼亦可以防遏他寇往來而乃罷城子而留城下可謂捨大而圖小矣臣愚以為莫若罷城下務而復城子務只置監官一員而徙城下之額責其辦趂則利以興而害以除此邦之民幸甚

一所謂兩縣置寨無益而改置西尉者葢本府所管
宜城寧國兩縣地里遼濶盜賊殺傷之風較諸邑
殆幾倍蓰非一尉所能鎮壓故城下既立管界寨
而麻姑復有廵檢寧國附近旌德縣界既有三溪
寨復有都廵一司所以控扼險要防捍盜賊使戎
曹得人儘足為二邑之助然自近歲州郡部轄類
差右班部轄欠折責其填補故人以為憚莫肯注
授來赴久闕正官多就本府指使及寄居借補差

其攝職間有夤緣辟置亦不過失陷綱紀不可參
選之人此曹貪饕苟得無所顧藉冒領白詞公肆
拏攫或遇差出體量公事撿覆屍首則惟賄是視
公然以有為無以曲為直甚者縱容寨卒為賊人
道地而分受其餘鄉民被害殆不可勝言臣自領
郡訴牒言及此者甚多雖嚴加呵禁猝未易革是
朝廷設官置吏蓄養數十强悍之夫為害於兩邑
之間其弊何若臣愚以為不若省罷城下三溪兩

寨而改為西尉司尉從本府選辟一次後却聽從吏部依格注擬或照紹興諸暨縣東尉例差武舉出身人亦可其見管寨卒改為弓手每司各以七十人為額蓋尉既用士人縱有不職必不至如右班之甚而所以防賊盜禁殺傷者亦豈遽不如戎曹哉且於吏部注授初不相妨實二邑之幸

清獻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卷

清獻集卷九　　宋　杜範　撰

奏劄

薦通判尹煥翁逢龍劄

臣猥以衰繆濫綰郡符祗役以來勉殫心力凜懼瘝曠因復自念嘗列要近浸承恩遇思所以圖報萬分之一惟有薦進人才共拯時難庶幾仰稱當宁延佇圖任之懷而況列在采寮備諳功狀蔽而不言臣則有罪臣嘗

謂郡有監州實資關決而近世以來類多以平分月自詭偃仰棲遲罕曾與聞郡政為之長者莫敢問也臣自領郡事適當民力凋瘵郡計空乏之餘有奉議郎通判軍府尹煥朝散郎添差通判翁逢龍相與協力裨贊不避煩難實不負關決之寄臣固已知其為佳貳車矣近者淮向流民與逃卒雜襲入境持弓挾刀縱火掠財居民驚駭奔迸無所甚者至有導為劫城之謀闔郡吏民憂憤舉欲起而殲之臣與尹煥翁逢龍同議謂殲之固

易但淮民避難流徙本無惡心兵戈一動玉石俱焚非所以廣聖朝好生之意而尹煥翁逢龍乃肯以身任備禦招捕之責訓練士卒保護城壁日夜撫循備極難苦既而設計用間擒其渠冦撫其餘黨千里士民藉以獲全無不舉手加額相慶此雖朝廷威靈輝赫兇黨無所售其姦然而尹煥翁逢龍以文儒而當軍旅之事以別駕而彈扞禦之勞亦不可以不録也臣竊照尹煥學識敏博謀畧深長翁逢龍性姿端凝臨事善斷使之内在

王廷必能彌綸庶務外為牧守必能保障生靈實為有用之才方今天步多虞人才衰乏如二人者豈宜置之冗散欲乞朝廷重加旌擢不特可以為趨事赴功者之勸而所以扶國祚壽國脉不無賴焉謹録奏聞伏候勅
旨

嘉熙四年被召入見第一劄

臣一介陋愚絶無他技晩誤睿知躐躋要近君恩未報衰病已侵抗疏丐閑養痾故里伏蒙陛下念簪履之舊

起守宛陵已書下考曾蒇寸効方將投誠君父乞畀祠
廩倏叨名節再覲清光因復自念粤從去國以至於今
三蒙收召始則以在家卧病而不前今則以屢辭不獲
命而後至揆以行不俟駕之禮合坐慠上從康之誅席
藁俟譴而趣旨愈嚴踈遠微臣何由上簡淵衷至是豈
以其忠朴之腸戇愚之論不識避忌恐足仰裨睿筭之
萬一耶臣感激涕零罔知所措倘或變易初志隱情惜
已不惟上負聖恩抑恐下玷清議庸敢以今日所當急

急者歷為陛下言之不自知其狂且僭也惟陛下裁察且陛下視今之時為何如時耶旱暵荐臻民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翔踴行都之内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淮甸流民所至充斥未聞安集之政内地剽掠相習成風已開弄兵之端是内憂既迫矣新興大戎乘勝而善鬭中原羣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壖近又由夔峽而瞰鼎澧上流之勢孔棘雖以春漲而引退寧保秋風之不來疆埸之臣肆為欺因其

歛兵則張皇言功飾無為有至有敗衂則掩覆不言以有為無土宇日蹙撤戍無時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為飲馬長江之謀誰其捍之是外患既深矣夫人主上所恃者天下所恃者民陛下嗣服之初災異之形不知其幾姑諉曰天心仁愛將示警戒也寇盜搶攘無處無之姑諉曰民情驚疑未易弭帖也邇者星文示變妖彗吐芒犯王良絡紫微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則其仁愛已轉而為怒也人死於干

戈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溢腹謗言載路等死一萌何所不至則其驚疑已轉而為怨也內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獨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且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臣歷觀古昔締考興衰大抵人主所以致危亡之釁者昏闇也怠荒也淫刑重歛也惡忠直而好佞諛也遠君子而近小人也漢之威靈唐之僖昭未有不由此者陛下聰明邁古洞察事幾未嘗有昏闇之失日親庶政靡憚勞勩

未嘗有怠荒之愆哀矜庶獄雖僨軍失伍類從末減未嘗用一嚴刑裁蠲常租雖國用窘匱亦不少靳未嘗增一横斂有言畢受雖直而不加之罪諛佞者無所售其巧知賢必用雖去而旋復登進小人無所投其姦以此數者論之陛下曽無致危亡之隙今乃有危亡之證不惟人以為疑陛下亦當自疑之矣臣請為陛下詳其故蓋自曩者權相陽為妾婦之小忠陰竊人君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内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

之所欲為㳂至紀綱陵夷風俗頽靡軍政不脩邊備廢闕凡今日之内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醖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爾端平改元號為更化天下忻忻有向治之望而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而旁蹊邪徑下㨗出爭馳敗壞穢汚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為讐而反以為德不以彼為罪而反以為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觖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

有記文義粲然環列左右使持此一念振起頹頽以無負列聖付托之重何難之有然臣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祇見於外朝親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内廷燕褻之際名為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若出於中書而御筆特降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志慮於冥冥之中而不自覺傳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陛下之所以臨照百官者既失其所以自強則而象

之宜其潝潝訿訿而未知所底止也且所謂大臣者固當以宗社自任以公道濟時但知有天下之安危寧復計一身之利害其相比也非黨其相可否也非忌同心協慮以躋康平乃令徇國之志不足以勝自營之計憂時之念未能蓋其求勝之私其深交密討豈皆社稷之至慮其持正沮難或非黜陟之大公外若為寅恭之同中實有畦町之異當言而不敢言當行而不敢行以有為之歲月而虛度於兩持莫可之中且所職者何而顧

為是睽異耶所謂臺諫者天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正有賴風采之振揚亦何取循嘿以苟合祖宗盛時所謂言及乘輿則一人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此其職也乃今諫臺方入朝而類因盡言以去職正人方招集而每示意向以充位論或切直則譏其好名彈及權要則罕曾付外於是或强起而輙告病或辭職而遽遄歸中外懷疑莫知所出必至於以侃侃為戒以容容為能立見成風而威柄下移邪論之熾殆莫知其所終矣至

於內而百執事居一官者當任一官之寄守一職者當盡一職之責靖共爾位好爾正直可也今乃習為婾媠之常態以茍安於燕幕其或以國事為念者亦僅能韡眉於平居無事之時而未嘗盡瘁於趨事赴功之際其視紀綱陵夷風俗頹靡不暇問也外無邊帥疆場之事謹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事至而戰古人之常法也今乃徒能浚竭朝廷之事力朘削生民之膏血以為大言攫利祿之資不為昏齒之良圖而猜忌橫生未

有橫草之寸功而爵位已顯其視軍政不修邊備廢闕未嘗恤也此譬如人之一身内外百骸頭目手足無一不受其病為日既久危證盡見使其絶去聲色力節嗜好而為之醫者識標本審虛實而時進其粥食密輔以良劑庶幾萬有一焉可冀其回生起死之功若致病之原未有一改而羣醫且各惟利是嗜粥食藥餌束手相顧而莫之投是坐視其斃爾可不痛哉臣嘗妄謂今之自上而下大率喜含糊而憚明白務包容而惡甄别由

是官無內外人無賢不肖皆得搏取陛下之高官美爵以飽其欲而於陛下了無所益徒使國勢日削國事日非而已爾以若所為施之安平之世然且不可顧今何等時而尚可循此軌轍以悠悠度日乎陛下與二三大臣試思念社稷之阽危若此必不能以一朝居矣必能翻然改圖而求所以拯救之策矣昔漢武帝惑方士事土木窮兵黷武及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輪臺之詔痛自尅責至曰朕向所為狂悖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於

是禁苛暴止擅賦力本務農而漢業復安唐德宗志平藩鎮禁旅四出稅架除陌急於聚斂及涇原變起三叛連衡興元之詔至曰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天變於上而朕弗寤人怨於下而朕弗知於是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而唐祚再造是二君者其悔過之心皆未及施於有政而一念之發出於真實遂亦足以導迎善氣消遏亂源實之不可掩也如此近陛下以彗見發德音天下方爭傾耳聽令而

詞旨散緩無益平時人以是覘陛下徒為减膳避殿之虛文而無反躬修德之實意也臣愚以為今日之計非有大悔悟大振刷大轉移而徒毛舉細故求以應天而惠民安内以禦外臣恐日復一日寖以淪胥噬臍無及矣伏望陛下奮發寤廱堅秉精誠以災譴屢形天怒未釋為大警而常懷戒懼之心以夷狄憑陵國步斯頻為大耻而常勵修攘之志必側身修行使百姓見憂如周宣王必臥薪嘗膽使種蠡分任如越句踐誕下明詔責

躬自厲播告中外嘉與士大夫洗心滌慮惟新是圖責
大臣以協心為國共濟艱危而無事形迹之嫌責臺諫
以有犯無隱糾正官邪而無為諷護之舉博求良實忠
純之士列寘職位以自輔翼精擇忠智勇略之將保扞邊
陲以張形勢取建隆開刱與紹興興復之規模而力行
之直言可用者不徒外為容納而必見之施行君子當
親者不徒陽為尊敬而必任以事功彌文不急者無一
不省實政有益者無一不舉非足國裕民整軍經武之

事不為自一人之勤以至於内外小大凡百執事莫不恪恭厥職自一身之約以至于六宮貴戚内外臣庶無不恪循彝制庶幾國勢强而異域知畏民情悅而天意自回于以迓續景命鞏固皇圖天下幸甚社稷幸甚若今日更一令是一令而已爾明日易一事是一事而已爾以此為補綻扶傾之計亦果何益哉觸突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畧賜採擇而用之則雖以狂僭受鈇鉞之誅亦分之宜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

假寐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第二劄

臣竊惟方今為國家之憂士大夫之所謂大議論者外則敵人內則流民與楮幣是也然臣之愚以為敵本不足為患可憂者流民爾楮幣爾何者敵人起於遠裔沙漠僻處本無大志乗金人垂亡之釁䖏而取之蹂踐中原曾無噍類其殘虐不道依古以來所未有天亦厭之久矣使吾刑政修明國勢尊安將士用命邊防固密雖有

十敵其如我何故臣謂敵人不足為患者此也若夫淮民流徙充斥内地楮劵積壓折閲不行是則今日之所當最先區處而不容以弱待之以緩視之也夫自敵人侵邊以來兩淮之民秋避春歸其老弱流離轉死於溝壑幾無餘矣閒有强悍善鬬之徒自號某寨某將皆足以捍禦敵兵保衛鄉井使為邊帥者撫之以恩結之以信申之以賞罰則皆足為吾用自清野令行一切驅之渡江而南凡今之聚于沙上散于諸郡者不啻百餘

萬其來也提挈妻子廹逐牛羊固若可憫及饑寒切身則所至剽掠村落一空甚者至有攻刼城郭之謀去冬宛陵與繁昌幾墮其計至於以殺止而後定萬一其間有姦豪如李特之徒收而用之寧不大貽宵旰之慮臣所謂流民之為可憂者此也自邊烽未撤楮券印造之數不啻數十倍而錢監所鑄之錢比祖宗盛時二十之一上下百貫悉仰於楮昔也楮本以權錢之用而今也錢反無以濟楮之輕錢日荒而楮日積端平初謀國者

不思所以變通之宜而但拘以一易一之説循至於今楮價之損幾不可言朝廷名為出一緡而祇獲一環之用爾秤提一語誰其作俑今已熟爛而不可行矣近者朝家俾廷紳各條救楮之策其間豈無一二可以參酌施行而狐疑猶豫欲行復沮日復一日狼狽益甚幾於坐視其委棄無用而不之救富貴之操柄一失將何以為國何以足軍此則上下之所同病而不可不亟為之圖臣所謂楮券之可憂者此也竊以為欲處置流民必

使各得所安然後可以保其無虞欲增重會價必使省
印造然後可以免於折閱夫欲流民之各得所安不為
國害則莫若使之散而不聚欲望朝廷明詔有司行下
諸路州縣作急為處流民之計如富弼之在青州明立
科條擇其强壯招刺為兵其不願就招亦合一聽官司
節制立為軍號如防江之類勿加黥涅事已則復為平
民其老穉則散居州縣寺觀能自食其力者聽其自食
不能者官與上户計日給之不特可以消其乘時窺伺

之心亦所以廣聖朝好生之德此處流民之策也欲楮券之省印造不為民病則莫若先於節用欲望朝廷擇主財計之臣如王堯臣之為三司使推財利出入贏縮較本末緩急先後去其舊弊之有根穴者使黠胥無所容其奸然後計其内而服用燕賜之費外而官兵禄廩之需月用若干歳用若干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可損勿以國體為諉而務為美觀勿以小節無益而并忘其大用既節則印造省印造省則人之求楮必多若銅錢之

乏亦當詳求所以增羨之方如是則楮價可增矣此重楮券之策也時事所急莫此二者及今為之雖已後時然尚有萬分之一可以拯救如更因循苟玩任其自來自往自消自長至於不復可以措手則雖有智者為之圖亦將無及矣臣本書生不識時務管窺如此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貼黃

節用一說臣竊計臣僚固厭陳之矣然生財要道實

不出此未可以壅腐而棄之也臣竊聞去秋明禋禄賜嘗有減半之議此亦節用之一端俄而中止得非有左右之言眩惑聖聽掣其肘而不得行歟使每事顧惜人情則用何由節又如陛下自外藩入承大統園廟之築邸第之營雖以致親親之恩然國力方單亦權其先後緩急可也而耗費若此恐非祖宗在天之靈所望於陛下者由此類而推之自上而下自内而外其可節者何可勝數節之一日則有一日之效

節之一事則有一事之功惟陛下亟圖之伏乞睿照

第三劄

臣仰恃天地父母隆寬之恩僭布衷忱上瀆宸聽未言先懼臣迂愚無取早塵陛下末第碌碌常調幾三十年遭際陛下親攬權綱登進耆哲而臣亦誤蒙識拔處以清要寄之耳目皆平生夢想所未到臣當是時口與心誓思所以圖報恩私惟有不避怨讐盡言無隱庶以折奸萌扶國是乃微臣之職分至於一身之利害非臣所

敢知也既而臣以病去國東歸陛下遽捐易鎮江圻書殿清班增畀衰朽書生志願於此畢矣臣之精力於此耗矣而三節之召忽從天降臣所以再三控辭而不敢即前者非固沽名以退為高也實自念年已遲莫不能勉强應酬學術庸虛不能慷慨建明性姿方拙不能委曲俯仰惟有乞身就閑歸守丘壟以保餘齡在聖朝則為量能授官不至用違其才在小臣則為揣已安分不至老不知止而乃塵瀆屢上俞音迄閟進退維谷跼蹐

靡寧復自念臣身居外藩實意未白無由感寤天聽若
借玉階之地咫尺天顔陛下目擊臣之筋力衰頽鬒髮
凋落非復舊觀亦必惻然為之動心聽臣歸田矣遂敢
冒昧進于闕下既以時務之所當急者歴為陛下告庸
是不憚三瀆悉意控露伏望陛下憐臣之老拙無用察
臣之真實無偽許臣還歸故山特畀祠廩俾贍弩累不
惟拜陛下愛護臣子晩節之大德而一家温飽無非銜
陛下之賜糜軀捐骨其何為報若陛下謂臣尚可為朝

廷牧養小民則乞一待闕小郡差遣容臣養痾待瘳異日茍有使令臣復爾避事茍安則臣實有罪惟聖慈是幸

第一劄讀至脫使乘上流之無備上曰今上流已有備範奏云以臣所聞上流為備似甚疎略正當可憂陛下不可不加聖慮又讀至第二劄說區處流民事上曰聞卿去年在寧國區處流民甚好範奏云臣之不才豈能集事仰藉陛下威德幸免疎虞上又曰聞

流民一時甚擾又聞有本郡逃卒在其間範奏云此輩因清野南來初非盜賊緣官司無以處之其老弱依強壯者聚集剽掠多者至數千少者亦不下一二千其來也分為三隊自號為寨去城不十里各據一寺時出抄刼其姓張者尤暴悍難制臣初只以好意待之犒以酒食給以錢米諭以勿擾居民渠乃自繕兵器窺伺城壁因獲本郡一逃卒方知其謀即與兩倅設計擒其渠魁誅之餘始知懼繼制司遣官招之

而去境内自此寧帖皆朝廷威令所及今蒙玉音嘉獎容臣奏事畢下殿謝恩讀至增重會價事範奏云今會價折閲益甚秤提無策惟有節用一説所當力行上曰此説極是範奏曰此雖書生常談實當今要務欲每事節約宜自内廷為表倡然須斷自宸衷若聽左右之言則彼此牽制用終無可節之理上頷之讀至第三劄言丐祠求歸上曰望卿來甚久既到此豈可便求歸範奏曰臣一介迂踈加以衰病自入春

以來痰疾屢作筋骨疲弱拜跪稍艱且最苦健忘恐
他日有負陛下使令臣之所請實出於中誠欲望聖
憐特賜俞允上曰不可不可範奏云容臣退後再陳
懇悃

清獻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獻集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原任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王权愚

清獻集卷十　　　宋　杜範　撰

奏劄

吏部侍郎已見第一劄

臣竊見今者關輔之內彌月不雨上軫聖慮減膳徹樂分遣臣工徧走羣望玉帛之禱祀有加而旱魃滋熾旯沉之憂閔彌切而天聽愈高傳聞秀常二郡種未入土其餘則苗之已秀者就槁稼之垂實者不粒民心驚惶

莫知為計且去歲浙左旱暵異常浙右雖得中熟而仰食既多米價十倍其湧垂磬之腹閔閔望歲失今不登人且狼顧而國非其國矣可不慮哉臣竊謂人主事天猶子之事親也不得乎親不可以為子不得乎天其能以為君哉人子之所以得親之心者非徒曰三牲九鼎以為養溫清定省以為禮也溫恭以飭其身勤儉以肥其家行善力學顯親揚名是乃親之所望於其子子而副親之望則親之心悦矣間有故而怒亦當反躬求所

以致罪之由惕焉內懼奮焉亟改則親之怒隨釋而親之悅猶舊也事天之道何以異此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所居者天之位所治者天之民故先儒張載西銘以乾坤為一大父母大君為父母宗子而大臣為宗子家相蓋有見於此也一念慮一動靜造端於我者甚微而感應之機捷於桴鼓不可誣也陛下嗣膺大寳垂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而益甚陛下亦常思天之所以譴告之故否乎亦嘗思譴告之不已而繼

之以震怒否乎陛下苟思念及此則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郡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成湯桑林之禱非徒自翦為牲也而必以六事自責所謂政不節使民疾苞苴行女謁盛湯固未必有是而湯必以為言者敬天之怒而懼其或有以致此也宣王雲漢之詩非徒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也而必側身脩行百姓見憂夫使百姓曉然皆見上之為憂則必無自暇自逸置天戒於不足恤矣聖賢之君其事天蓋如此

也臣日者陛對之初嘗告陛下以必有大悔悟大振作大轉移誕下明詔責躬自勵嘉與士大夫洗心滌慮惟新是圖是乃所以應天之實者也雖蒙陛下開懷容納而卒莫見之施行得之傳聞謂内廷之好賜外邸之營繕如故也左右之蠱惑私親之請託如故也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冀天心之悅天怒之釋寧有是理哉此疚所以未消而陛下不可不亟思改圖者也二三大臣實陛下之所賴以共治天職者也今也知印分筆雖稽故

常同堂合席各懷私見各植私恩一令之出一人之用彼是此非一可一否類皆除授之小目初非廢置之大政至于切劘君德選進人才修政攘夷賞功罰罪則未有以是而自任抑果何等時乃不思協心并謀而自分町畦若此耶此久旱所以未消而二三大臣所當亟為之改圖者也若夫金甌之業未復而勁敵之窺伺方深清野之令既行而淮民之流徙益衆秋風一動哨騎南牧長江風寒孰為捍禦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等死之心

孰與安集江湖謀帥閫人尚多上流重寄安保勝任抑
天之全付予國家者其忍使之闕裂不全歟此又天意
之所由未釋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尤不可不共為之圖
也臣愚欲望陛下卓然奮發厲精有為滌去舊習以作
新天下必反躬自責如成湯必側身脩行如宣王出宮
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弊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
歛以寬民力詔二三大臣與百執事精白一意勉為後
圖仍乞遵用仁祖開天章閣故事分命大臣各條今日

政事之孰可行孰不可行人才之孰可用孰不可用邊防之某處當緩某處當急兵甲若何而精練糗糧若何而辦集流民若何而還定錢幣若何而流通務求切實可久之計毋爲依違具文之謀斷在必行使天下改聽易視咸知上意則人心訢合而天意悅天意悅而雨澤需矣凡此皆應天之實在陛下力行之耳轉危而安易亂而治一念之形應若反掌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貼黄

臣既以消旱災之道略陳於前矣而事有關於宗廟
社稷之重者敢復為陛下言之陛下自即位以來十
有七年災異荐臻於今尤甚上下危疑旦暮凜凜而
儲貳未立國本尚虚朝野竊議皆有憂色甚非所以
係人心而承天休也仁宗朝范鎮司馬光諸公言遴
擇宗親早建儲闈至十餘疏而不置至以天譴之變
歸於大議之未定拳拳以姦人窺伺變起倉卒為憂
其慮深矣以至和嘉祐之盛丕圖鞏固人心彌寧而

忠臣愛君猶且危言若此況今之天怒未息國勢將傾其可因循玩視而不急為之圖耶臣愚欲乞陛下斷自聖意謀之二三大臣選宗姓之長而賢者二人育之宮中擇宮嬪之老成端謹者以為姆傅儒臣之忠純有識者以為師保撫養而教導之高宗之舊典可遵而行陛下春秋尚富繼有聖嗣俾之歸藩則有真宗皇帝故事可覆也臣迫於愚衷不識忌諱僭言及此惟陛下赦其罪察其誠而賜之留神宗社幸甚

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二劄

臣竊謂銓衡之任所以綜覈賢能甄別流品以興吏治自資格之令行而後鑒賞之用廢然抑奔競絶私情崇公道亦自資格始而今之為吏部者既不得以行激濁揚清之意又不得以盡徇公守法之職請謁肆行緘題交至以廟堂之尊而下侵有司之權片紙批下所當奉承稽之三尺率多違礙凡罪名之未正者資考之未及

者歲月之未足者舉員之未當者皆不求通諸法而通諸人情挾上以令下託公以濟私遂使强有力者惟意所欲弱而寡援者束手坐困銓法之壞莫甚於此陛下不以臣不才俾貳銓衡職在守法何敢撓法寧得罪於廟堂毋寧得罪於祖宗之成憲然有非臣所可得而專執者輙以二事上瀆聖聰惟陛下垂聽焉夫一官而三人共之蘇軾固嘗言於熙寧間矣以今之天下較之熙寧十無三四土地日蹙闕次日遠固有一官而五六人

共之差注不行參選淹滯使盡其所有之闕聽有司循
資格而授之猶之可也而天府之職官諸路之幹官諸
州之教官其地闕稍佳者皆屬之堂除今又有元係部
闕而礙於資格者輒取為堂除以應親故除授既出於
廟堂誰敢不聽然廟堂本以道揆而統法守今乃壞法
守以亂官常臣昨見一闕常已從部射而竟奪於堂除
為彼之計固得矣而不知此之參部判成候闕滯於逆
旅者幾何時一旦挹以授之他人也臣愚欲乞睿斷明

示二三大臣縱使未能撥下堂闕以從公選豈可復取部闕以徇私情其有仍前批下許本部申執庶使有司可以盡職中書可以省事而奔競之風可以漸革此一事也夫內而臺諫外而監司以糾摘官邪為職所謂官邪惟贓濫為甚士大夫而陷於贓濫則其行義已虧汚穢無耻不足以為士大夫非深有以痛懲之使之改悔自新則相師成風毒民滋甚非小故也今以聖君賢相崇飭禮教而郡縣之間乃敢恣為不法以害吾民貪酷

之吏在在充塞姦濫公行恬不之怪間有為內外臺按
劾者下之理寺則引不經推勘之條上之朝省則特與
改正之旨醜迹彰露踈網徑逃近者數月遠者不過一
年參部注闕畧無阻難賢否混淆莫此為甚夫所謂不
經推勘免約法者蓋以言者一時風聞未有實驗而遽
虛言約法將濫及無辜此朝廷罪疑從輕之意然因是
以縱姦佚罰非所以厲俗也臣愚謂自今監司郡守彈
奏屬吏而以贓濫聞者必追究證驗的實而後奏上臺

諫風聞罪及贓濫亦合奏上乞行下本路推勘的實其有未經推勘而下之理寺者亦合從本寺申上朝廷施行如果有贓濫實跡照罪名約法不許無故改正重者貶竄除名不以赦原庶使人知所畏憚吏道清而民怨紓矣如有仍前具文免約到部參注許本部執奏以聞此二事也以上二事在臣職分所當奏陳如陛下以臣言為可采亟賜付外施行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七月己見劄子

臣竊見旱魃為虐上勞聖憂避殿減膳責己求言而又不憚勤勞鑾輿夙駕祝行祠禱烈日徹蓋流汗沾衣萬目共瞻莫不以手加額謂陛下畏天憂民一至此也是日甘雨隨應溝澮驟盈陛下一念感通捷於影響天監不遠於斯可見至誠必動在理不誣然暵乾既久膏澤未霈沾渥甫爾縕隆已驕高田之不種者既已無及而下隰之僅植者其槁未蘇河運將通又復斷涸秋成浸迫人心皇皇陛下明見萬里而近地之休戚利害固已

上徹聖明臣區區之愚竊謂久旱得雨誰不以為喜喜心既勝將忘其可憂正當動色相慶之時寧有側身脩行之戒陛下或以為雨已通濟可望有秋而不知旱災未消危證益甚其憂勤之念或少怠於前時則感召之機安保其不變於此日天人相與至可畏也又況江上飛蝗漸入近地淛右饑殍已行剽掠淮民流徙內郡驚疑邊塵未寧上流無備萬一處暑之前終於不雨則旦暮之憂將何以為計天步益艱國勢益危歲甚一歲日

甚一日臣未知將何所底止也欲乞陛下益盡憂民之慮愈堅畏天之誠示求言之實意而無爲具文存禱雨之實誠而無應故事脩實德於宫庭之閒凡聲色之奉請託之私一切屏絶兢兢業業常在帝左右也脩實政於朝廷之上凡黜陟之權號令之施一切徇公蕩蕩平平惟代天理物也若是則人心感悦天意昭格而雨澤霈然矣不然臣甘坐妄言之罪臣迫於憂愛之誠輒進狂瞽上干天威惟陛下矜念而亟圖之取進止

八月己見劄子

臣聞自昔之為天下國家弭變於未形者其國安遇變而知懼者其國存玩變而苟安者其國危且亡唐虞君臣勑天命惟時幾其道深遠矣禹之不見是圖成王之于時保之弭變於未形者也宣王之側身修行百姓見憂遇變而知懼者也自三代辟王以至後世叔末之世未有非玩變苟安以至覆亡其國厥鑒昭昭具在簡策陛下亦嘗念今之天下謂之變耶非耶臣生于海陬不

及見淳熙之治為嘉定進士客于京師見市井喧闐文物富麗人謂已非淳熙之舊至紹定端平自京局而位朝列耳目所接景物蕭條又非嘉定之舊去國四年今夏五月被命入京得於所見又非端平之舊今纔四閱月視初至之時抑又大異矣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上下凜凜殆如窮人昔所無也物價騰踴昔固有之而升米一千其增未已日用所需十倍於前昔所無也民生窮瘁昔固有之富戶淪落十室九

空竈罕炊煙人多菜色昔所無也楮劵折閱昔固有之告緡譏闗錢出楮長而物價反增人以為病昔所無也愁嘆之聲相聞怨怒之氣滿腹里巷聚語首問粒食之有無次議執政之然否丐于道投于江往往有之軍伍竊竊語或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衆大之區也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繼以飛蝗大至田禾稿死未盡者一旦俱空太湖揚塵河港斷絶嘯聚剽掠所在相挺會稽帝鄉白晝行刼道殣相枕此何等氣象而

見於京輔密邇之地也江淮諸郡大抵皆旱江西間有稍稔豈能旁給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朝廷以措置遣使不過欲截之江北而先已在南者諸郡例以盜賊待之使有枉莫訴欲歸無棲道路狼狽見者憫痛其泊于沙上者使邊塵不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敵騎衝突彼將千萬為群奔避南來何有遮截或捍拒之已甚必懷等死之心相攜從敵為之鄉導巴蜀之禍尚可鑒也豈不深為朝廷之憂不然則外流内饑勢合為一有桀黠者鼓

倡其間侵犯州縣又豈不為朝廷之憂自淮以南皆以旱告自淮以北皆以稔聞敵有齎糧之資而無清野之阻似聞邊聲已動萬一長驅而前為飲江之計何以禦之又況夔門要地付之一貪黷殘暴之夫專上流之寄者安坐郢渚迫之莫進朝廷無糧以為之助又將收其茶鹽之利似聞上流諸屯乏食已久皆無固志萬一敵人復去年已闖之蹤壓以重兵窺伺鼎澧震動湖南又將何以禦之腹背之憂莫之為計而南詔復有假道之

傳矣如多病之身惡證已見元氣已消有奄奄澌盡之形已壞之屋棟椽戶牖傾蠹無餘有凜凜欲壓之勢臣中夜以思瞿然而起為之痛入骨髓繼以太息流涕以臣之愚竊料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庭宴賜未聞其有所貶損也左右嬙嬖未聞其有所放遣也貂璫近習未聞其有所斥遠也女冠請謁未聞其有所屏絶也朝廷政事未聞其有所脩飭也庶府積蠹未聞其有所搜革也秉國鈞者惟私情之狥主道揆者惟法守之

侵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决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命令朝頒而夕廢紀綱蕩盡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未知其何所底止也自夏五不雨今已數月雲已合而風離之雨欲垂而虹截之避殿减膳僅行故典並禱群祀見謂具文正霜降水涸之時寧有油雲霈雨之望星文示變更無虛日參之占驗抑又難言危亡之勢已迫而恐懼之實未聞玩變苟安莫此為甚其將燕坐以委海內於鼎沸乎其將甘食以委赤子於溝

壑乎其將暇逸以聽敵國之侵凌乎其將因循以聽盜賊之蠭起乎其將優游以視宗廟之傾危乎其將猶豫以視社稷之覆亡乎臣又為之痛入心膂繼以慟哭哽噎也臣愚無以效微忠欲乞陛下念藝祖之創業高宗之中興先帝之垂統故王不足纘緒而歸之陛下祖宗之所望者謂何天意之所屬者謂何人心之所仰者謂何而使世變至此為之震懼自省為之奮勵有為命二三大臣同心循公戒舉朝百執事同心徇國詔中外臣

庶思當今之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運浙右旱歉和糴若何而可足財計正買糴本若何而可辦細民饑饉荒政若何而可行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諸閫專利茶鹽若何而可收敵情叵測邊圉若何而可固上流無備軍政若何而可脩凡關於目前之至急者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其有濟時拯難之才沈於下僚隱於巖穴者各舉所知以聞於上二三大臣推血誠黜私見協慮并智擇其可行者而決行之訪

其可用者而亟用之明賞罰謹號令痛節約責事功去
虛偽如衛文公之定難如句踐之復讎毋崇美觀毋飾
大體毋信浮言毋循舊習以行總核名實之政天下庶
或可為不然將有甚不可諱者陛下儻以臣一得之愚
或在可采屬精改圖以濟厄運臣敢不自竭駑鈍繼之
以死如以臣言為張皇罔惑上聽即乞重加貶竄以懲
不忠之罪臣區區之愚盡於此矣惟陛下裁之取進止

貼黃

臣竊謂茶鹽為今日之大利乃擅於諸閫當此財用匱竭所宜收之朝廷專置一使以領之誠急務也第未知諸閫專制已久肯一旦輕棄以歸朝廷乎藉使知君臣之義不敢固吝阻遏又未知諸軍假制閫之勢圖私販之利者肯一旦斂手以遜商賈乎不然彼將以淮東者歸之朝廷而自專東海之利則二者之鹽其將孰辨他日以東海之名而擅淮東之實朝廷之虧利自若也萬一上下睽疑彼此交競勢有沮格

重費區處必致中輟則朝廷之體愈失而令愈輕矣

臣謂當先有以通其脉絡而均其利害朝廷之意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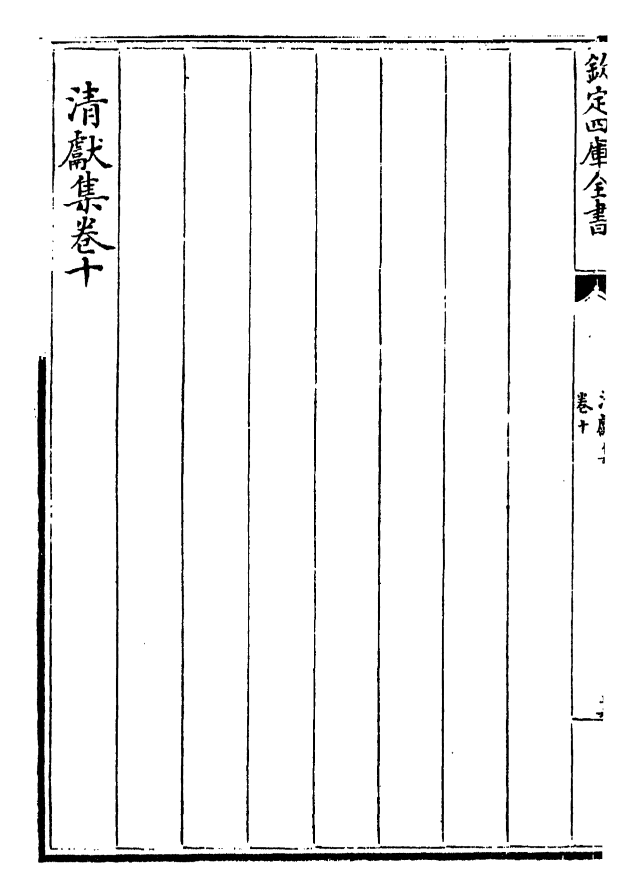
孚而諸閫之情上達合為一家使其柄一歸於上然

後措置販賣從長施行斯無後悔竊聞使者已廣置

官屬朝廷已撥下支費倘利權未收規畫未定徒糜

餼廩無益也臣區區之愚見如此顧陛下與二三大

臣審處之取進止


清獻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清獻集卷十一

宋 杜範 撰

奏劄

上已見三事 吏部侍郎

臣輙有已見三事上干天聽謹條具如後

一臣竊見今歲之旱京輔為甚粤自夏初以至秋末中間小雨僅成沾濡陰陽乖離其變特異河運不通斗米十千又復日長京城細民無所得食棄擲幼孩啼

號載路而結衣牽裳舉家沉江者日日有之氣象若此其將何以為國哀痛官司再行科糴夫豈得已前科未已以後科繼至大家之力亦已困匱等户淪落愈見蕭條甚非所以重根本也臣愚欲乞陛下力節宫庭之費量出内帑之儲行下臨安府抄劄細民之委實困極無聊者優行賑給以示九重憂民之意陛下既以身率之執政大臣豈無推楚令尹之心毁其家以紓國難者其在外執政之家受恩也深積禄也

豐子孫享之以恣淫佚僕從竊之以致富贏今國步艱危京民困餓豈忍坐視不顧而徒為盜賊之資其近在輔畿如明如婺水路可通舟運無阻若朝廷量其所有科降數目令其運米至京城照官價出糶既非白數理宜樂聽如有擁厚貲以自封殖不恤國難非臣子也臺諫論劾重行譴謫孰曰不可其餘侍從卿監監司郡守之家素以富聞者次第施行待淛西水運已通其斛㪷科糶亦如之豈無數月之糧可以

接濟京城等户之再科者且權行罷住以俟他日其小民之無錢收糴者令臨安府稽㪚其實急作措置以時賑給如此則京城細民可無乏食之憂京城等户亦可寛重征之困其於今日救饑之政誠非小補

一臣竊謂待敵國之道在於措置得宜一失其宜動成納侮國勢重輕實此之由不可不謹也王檝一使欺慢朝廷昔者之來意在嘗試其時當國之臣識見卑近僥倖和議之成屈意厚禮重捐金帛以奉之出境

未幾而邊塵已動至今言之為之憤惋今者復來是蔑視中國而以朝廷為無人也陛下威斷絶之境外固誠足以破其姦謀而廟堂猶有羈縻僥倖之意是將復踵向來之誤著也周次說者何人朝廷遣之覊留于敵者三年比聞足未嘗一至敵營豢于王檝之家情稔好密身雖南而心則北矣是未可以蘇武張騫待之也聞其言曰和議必可成未知周次說果曾親見彼主與其大臣而真得其要領否耶且敵在萬

里外夷滅數國號為至强彼亦何利於和而求好於我也藉使其國為隣境侵撓則是彼方不能自立我亦何藉於和而有求於彼也周次說受命於王檝而來其語言不可盡信其情偽必有不可掩者乞陛下密諭大臣令有司反覆詰問奸狀一露則正典刑以誅之以其首示王檝彼當奔竄之不暇是伐其謀也不然亦當嚴行監管伺其動息俟今冬邊廷不擾則議施行毋再墮奸計以重中國之羞

一楮券之弊極矣新舊並行雖曰下策然捨此之外無

策可行則其行也亦豈得已此議既出遠近傳聞楮

價日低物價日長臣昨得之人言謂廟堂議猶未決

或成中寢竊恐民聽惶惑商旅不行物貨不通大為

民病而糴本未辦和糴失時國計所關誠非細事以

今日事勢論之則新楮之不可不出也必矣第恐施

行之間節目或有未盡而新楮又不足重取於人萬

一或有變更非所以示信欲乞睿斷明示二三大臣

如已明審利害則當決於施行若猶未也亦宜目下審處毋為猶豫以重楮券之弊三事條具如前倘陛下以為一得之愚或在可采乞與二三大臣熟議亟賜施行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論和糴榷鹽劄子

臣聞朝廷政令不難於出而難於行非行之難也出而易行之為難也不審其出而輕於行勢阻而事艱民與國俱病矣近日和糴榷鹽二事為當今至急之務本以

利國也國未覩其利而民已受其害削國本而離人心搆為亂階莫大於此臣不敢不為陛下言之倉廪空虛至今極矣和糴之數乃一歲支用之不可省者及時收糴誠不可緩然奉行之臣固當思國用之甚急尤當量民力之所堪聞之浙右自三百畝以上每畝例科三斗以今歲年穀不登其得熟處僅半收而止耳自輸納常賦之外所餘寧幾何而欲以三歸之官也是將空其家盡其老稚而饑之耶其大家素有厚蓄者多科之固不

為虐其餘中等小户專仰每歲田租以自給稔歲僅僅不乏凶年且無以自贍其何以應官司之輸强其所難從雖嚴刑峻罰朝籍而暮點亦無益於和糴之數而徒傷祖宗寛厚之澤刻吏姦並縁其邀索之費幾與輸官等則民力其將何以堪其餘江東江西諸郡科數亦重每郡不下數十萬雖小壘苗租不及一二萬者亦科十餘萬且行一切之令不恤民户之有無至有行下諸郡不容其納正苗而先量和糴者奉行若此必將暴政四

出人心怨離重爲社稷之憂非細故也今朝廷若遽減已敷之數固非事宜亟合吉諭諸路和糴官監司郡守廣爲耳目務通下情詢問人户有無之實斟酌官司科糴之數無爲一切以行苛擾不恤之政無徒重科以開姦吏邀索之門上下相安不虐而辦則民力紓而國事濟矣財用匱乏於今爲甚鹽課不登所宜措畫專置一使誠爲急務若付之沉慮深謀之人下不擾而上不競則國體正利源復今乃使貪躁喜功者爲之傻使者之

職奪小民之利掠正額以圖浮羸茍以虛羨之數愚誘朝廷且各郡置一檢察其所辟皆貪進不靜之徒必將各以媚上為能虐亭户捕私販紛紛多事所至騷然於國計曾未見其有益而户部已虧月入之額矣待其生事咨擾怨讟並興而後罷之則所傷已多雖悔無及不若以兩浙鹽課責之兩路使者或鹽本不支舊額虧欠使者亦何所逃其罪顧何庸曠朝廷舊置之官而欲自以為功也淮東鹽課日最重而擅於諸閫誠非重制使之

権不足以收之亦合斟酌事宜使彼此相安以圖久遠之利商賈通行而無艱阻之憂則課利不患其不羡爲朝廷之助誠非小補兩浙諸郡檢察宜亟寢罷以安纖輔小民無令競爲生事以激多事之變昔人有言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正爲朝廷行不得已之政者設也今之和糴権鹽二事可謂不得已矣出之不審以至行之甚難民爲邦本根本一削實安危存亡所係不止目前帑廩匱乏而已如臣前所陳欲乞聖慈念民生之甚

艱國步之甚危明示二三大臣亟賜施行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聽言劄子

臣聞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葢心者一人之私道者天下之公私則狥好惡之偏而是非或至易位公則合事理之宜而觀聽皆無異辭人主尊臨者百官頤指意使孰敢違忤遜志之言宜日聞于耳而或有逆于心者豈狂易

顛迷以自取不測之禍哉此上人之所當致察也唐魏徵有言曰臣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龍逄比干葢爲臣之不幸者委質事君夫豈願此然臯夔稷卨在唐虞時可謂良臣矣而君臣吁咈相與警戒未聞有以遜志相容悅者而舜猶命之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葢古者聖帝明王嚴謹懼於朝夕求規諫於臣隣遠佞柔進忠直故言以逆至者藥石也於吾心爲逆而於道爲遜吾不從心以違道則私忿不行而讜言日至言以

遜至者美疢也於吾心為遜而於道為逆吾不從心以狥非道則私喜不用而諂言莫入意向轉移朝皆忠臣上無過舉而天下治矣孔伋言於衞君曰君出言自以為是卿大夫不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士庶人不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此天下治亂存亡所係聖賢所甚懼也恭惟本朝以樂諫為家法以獎直為朝綱慶歷諸臣侃侃之風有光史冊扶

植元氣培養國脉以遺後人休者實在於此陛下聖度如天至仁如春萬類不齊悉歸涵育每群臣奏對言稍狂直未嘗不和顔以受之雖甚忤者亦未嘗加之罪是以下情畢達無有顧慮而不敢言者當此百度浸隳大命近止而此一脉尚存則天下猶可為也近歲以來蹇諤之風漸不如昔大臣負格心之業者有將順而無正救有祇若而無弼違是陛下欲繼仁祖之盛德而大臣有愧慶歷之諸賢也近者驟遷驟黜而臺諫之風采頓

銷朝對夕罷而直臣之氣節復沮人言藉藉皆謂陛下惡逆心而好遜志也陛下容德無我過化不滯豈應有是豈非大臣不善彌縫之過耶臣恐群臣妄窺上意阿順成風國事日非孰與諫止此其所關豈止一政事得失而已哉臣願陛下明降御筆訓厲臣工以來忠鯁之言以杜諛佞之漸以壽國家之脉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辛丑知貢舉並事與同知貢舉錢侍郎曹侍郎

上殿劄子

臣等誤蒙陛下推擇俾典春闈蒐舉多士於開試之日
又蒙陛下頒降御劄昭示意向有曰經學欲其深醇詞
章欲其典則言惟合理策必濟時毋以穿鑿綴緝為能
毋以浮薄險怪為尚大哉王言真甄別人才之龜鑑也
臣等欽承明訓夙夜考閱思得篤誠有學之士以無負
陛下器使然士習積久文氣日卑相師成風競趨險薄
擇其彼善於此者以備奏名大懼弗能悉稱上旨葢文
弊至今極矣不敢不為陛下言之先朝舉子之文去今

甚遠者樸古渾厚今難以遽復乾淳之間詞人輩出見之方冊者質而不野麗而不浮簡而不率奇而不怪士子所當倣傚數十年來體格浸失愈變愈差越至于今其弊益甚六經義不據經旨肆為鑿說其破語牽合字面之對偶弗顧題意之有無終篇往往掇拾陳言綴緝短句體致卑陋習以為工至有結語巧傍時事圖貢諛言如吾身親見此策語也用之於論已失其體今乃於經義言之詞賦句法冗長駢儷失體題外添意體貼不

工至有第七韻不問是何題目皆用時事有如策語今又於第六韻見之或原題起句便說時事甚者終篇竟以時事命意此皆習為諛言者也論則語不治擇文無斡旋麗萃成篇殊乏體製策則謄寫套類虛駕冗辭裝飾偶句絕類俳語至有效歌頌體四字協韻用以結尾甚有用之成篇者此何等程度之文兼三場多是雷同一律衒惑有司尤為場屋之弊去取之間秖見才難若不示以正體轉移陋習安得復還典雅之舊欲望聖慈

備臣等此章下國子監委監學官精選經賦論策各數十篇付書肆板行以為四方學者矜式申諭中外學官及考試官精加考較其前項文弊有陳述未盡者併令本監點對逐一開具揭示諸生使毋循舊習如有仍前不改並從黜落庶幾士類向風文體復舊仰副陛下崇雅黜浮之意斯文幸甚取進止

辛丑四月直前奏劄

臣聞憂治而慮患者其治常無窮幸安而玩危者其危

不可救易否之六五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蓋六五君位當否之時常有危亡之憂而為苞桑根固之計此否之所以休大人之所以吉也聖人繫之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此其幾相為倚伏特在人主一心之運而已矣自古言治者莫盛於唐虞成周觀其君臣更相告語不過曰儆戒無虞兢兢業業敬天之休無疆惟恤而已自帝王心法不傳後世常以天位為樂溺燕逸而弛憂勤習因

循而忘戒懼怵迫於事變之方來喜幸於變亂之僅息幸心一啟玩心隨之幸愈多而玩愈甚至於天變人災層見間出人皆有凜凜旦暮之憂而君臣之間相為慰藉曰昔固已若此矣以痛哭流涕為張皇以危言激論為好名甘受佞辭惡聞忠讜天下之勢寖微寖削至於滅亡而不悟此皆幸與玩實為之三代而下其亡未有不若此者陛下聖德天縱聖學日新固將繼帝王心法之傳以追隆古致治之盛然天運未泰國勢未寧而或

者妄疑陛下憂勤之慮不足以勝燕逸之私戒懼之誠不足以變因循之習而幸之與玩猶未免有累聖心也葢自陛下即位以來天下之變不知其幾矣未聞有戡定之大功綏靖之善政而紛紜未幾尋復帖息驚擾方甚旋即敉寧詩書之垂訓幾成虛語臣子之獻忠類若過言此固幸心之易啟而玩心之易萌也且二十年間變故之小者不暇論姑摭其大者言之山東逆酋輙肆反噬遠近方震動而彼已陷淖而殞軀矣此幸之一也

京畿汰卒隨突須洞旦暮已莫保而彼已服刑而順令矣此幸之二也輕啓兵端大捻邊釁巴蜀之禍所不忍言荆襄兩淮彌望茅葦一江之限未足深恃國勢岌岌矣而兩年以來騎哨亟退狼煙暫息廟堂之上稍寛憂顧此幸之三也清野有令鴻雁載塗數千為群肆為剽刼焚蕩城邑其勢益張人心亦凜凜矣而烏合之衆未幾解散困餓沙洲不敢猖獗此幸之四也以至江潮失道摧陷撞擊浸淫之勢已迫城闉幾不可以為國而怒

濤復殺浸安故流民用寧止此又幸之五也積此五幸

則喜心勝而懼心忘視其所可畏將玩之以為不足畏

此其勢必所至也然變至今日極矣去歲旱饑京輔為

甚田野小人齕糠籺以延旦暮之命糠籺不足取草木

根實以繼之根實又不足弱者則殣于道填于壑所至

穢積無異斃獸强者未甘饑死而相食之風盛行始不

過刲剔遺胔以贍枵腹甚則不待氣絶已施利刃又甚

則生致而烹之雖其子而且忍焉哀哉此何等氣象而

見於畿輔之間也陛下為人父母其得不為之動心乎盜賊公行所在刼掠道路險阻行旅不通被害橫屍往來習見京城委巷夜無行人不幸遇之輒遭其毒市民聞之而不敢救官司知之而不敢問尸不及稾擲棄于江日日有之哀哉此何等氣象而見於輦轂之下也陛下為民父母聞此得不為之動心乎然臣竊見上下通論皆謂今日之可憂在邊患耳百姓流離死亡非所甚憂也去冬小沉邊析而漸講彌文之事則是朝廷意向

重於外患而輕於内憂已可槩見況自日以來麥秋有
成民稍得食米價稍减死者漸稀道塗之間寇盜亦少
子遺之民粗回生意人情至此孰不喜幸不惟天下幸
之而朝廷尤幸之也臣所深慮懼其幸之而至于玩也
古人未亂而制治未危而保邦今日之勢幾於亂且危
矣苟喜幸於一時而苟玩於平日則亂證已成乃狎之
以為常危形盡見乃忽之以為安上下嬉嬉恬不知懼
以根本之撥而為太平之粉飾以財用之乏而襲豐亨

之調度事力日微而興不及之土木蠹弊日甚而濫當尼之恩私使今歲果有一稔之望猶懼疲氓難以遽蘇壞病難以遽復萬一歲事復不可保國廩無可儲之粟淛右無可糴之糧上無以餉軍屯下無以濟饑莩揭竿一呼羣黨趨和當是之時其將坐視而弗顧也尚可幸而安之耶此其蕭墻之變而邊境之虞不與也又況敵人多詐姦謀叵測去歲邊塵不起豈無其故斥堠不明傳者多端或謂其聚衆河洛為擒淮麥之謀或謂其備

粟近邊爲誘流民之計搶麥不過爲一時之擾而流民無歸怨氣滿腹使果以誘而招之將懼趨之不暇是皆吾仇也豈不甚可慮哉且天之仁愛陛下亦甚矣赤雨彗星冬雷春雪日蝕地震水旱薦饑災異之見無歲無之至於去歲之旱則此所未有也海宇將有鼎沸之憂人心已有瓦解之勢社稷真有累卵之危而今夏麥事大熟天下咸欣欣焉有願治之思是天欲陛下知世道尚可扶持而益存聖心之兢業使幸而玩之不能有所

振刷而垢弊日滋是違天也違天者其能久乎欲保天
命莫大於回天心欲回天心莫先於懼天變玩視天變
苟安愒時而欲回天心以保天命未之有也陛下遇災
而懼上同周宣顧安有玩視而苟安者然人言藉藉或
謂陛下宫中之宴飲不節而排當日聞左右之好賜不
省而内帑日虚嬪嫱之請託不戢而御批日出臣每侍
經筵言及世變輙憂見天顔豈應有是而傳播中外大
累聖德然近有内殿修造破漆五千斤而貴外家十五

萬緡此臣所親見非得於傳聞漢文帝欲造露臺百金之費尚且惜之今修造之漆不知為露臺幾百座自漆之外又不知為幾百金有限之入乃耗於無藝之支錙銖之取乃散於泥沙之用以此一事言之則前者所聞能掩人之議乎陛下固以為此特宫掖之常事不足以係社稷之安危然當天變人窮之時戒懼之實意未著憂勤之實政未彰而縱欲奢麗之聲乃聞于外玩天變以違天意欽人望以拂人心其如宗廟社稷何臣愚欲

望陛下念誕保壽命之為難思遺大投艱之不易天示譴戒則惕然震懼若子之獲罪於父母也民生困窮則焦然不寧若父母之無以育其子也省躬思咎痛自貶抑益加刻厲當人情喜幸之時而常存儆戒之意若禍難之迫乎其前也罷宮庭之燕賜節内帑之浮費禁請謁之私杜斜封之漸日與執政二三大臣講求扶顛持危之大計毋為應變飾美之虛文明示宰輔以大公存心以血誠憂國正朝廷之大綱而不弊精神於細故明

爵賞之大權而不植除授之私恩博求賢俊進用忠讜擇監司以肅吏治選守令以紓民力廣詢衆論亟為來歲軍糧民食之備毋使一時束手又行去歲之下策上自宫掖下至百司庶府其所宜省者何可勝數専置一司條具事宜務在節約以豐帑廪之儲其邊方之所當飭者及此閒暇亟為之備毋使一時倉猝上下狼顧庶使厄運可扶亂階可遏而休否之吉庶乎可致矣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貼黃

臣聞國本之立人心攸繫自古所重於今為尤重臣去歲常進瞽言已蒙采聽似聞宮中已進宗親二三人而養之矣聖意未有所屬則是鎮安人心之計猶未定也臣愚竊謂預定莫如預教擇少不如擇長不能教之而徒育之宮苑之內則耳目移於富貴氣體移於豢養其何以培成器根進脩德業教之之道祖宗固有成法資善堂之故實尚可考也內則當責之

宮嬙之老成有德者以謹視之外則當責之宮僚之端純有識者以訓導之庶乎日漸月漬德成而行尊矣是所謂預定莫如預教者此也人之性質方髫齔之時賢否未易辨至十年而就外傅其好惡趨向强弱美惡一見可決擇其賢者而善教之則學易進而德易成聖意蚤有所屬人心蚤有所係其所關者豈細故哉是所謂擇少不如擇長此也臣不勝漆室之憂輒再干天誅僭陳忠悃惟陛下垂聽而亟行之取

進止

清獻集卷十一